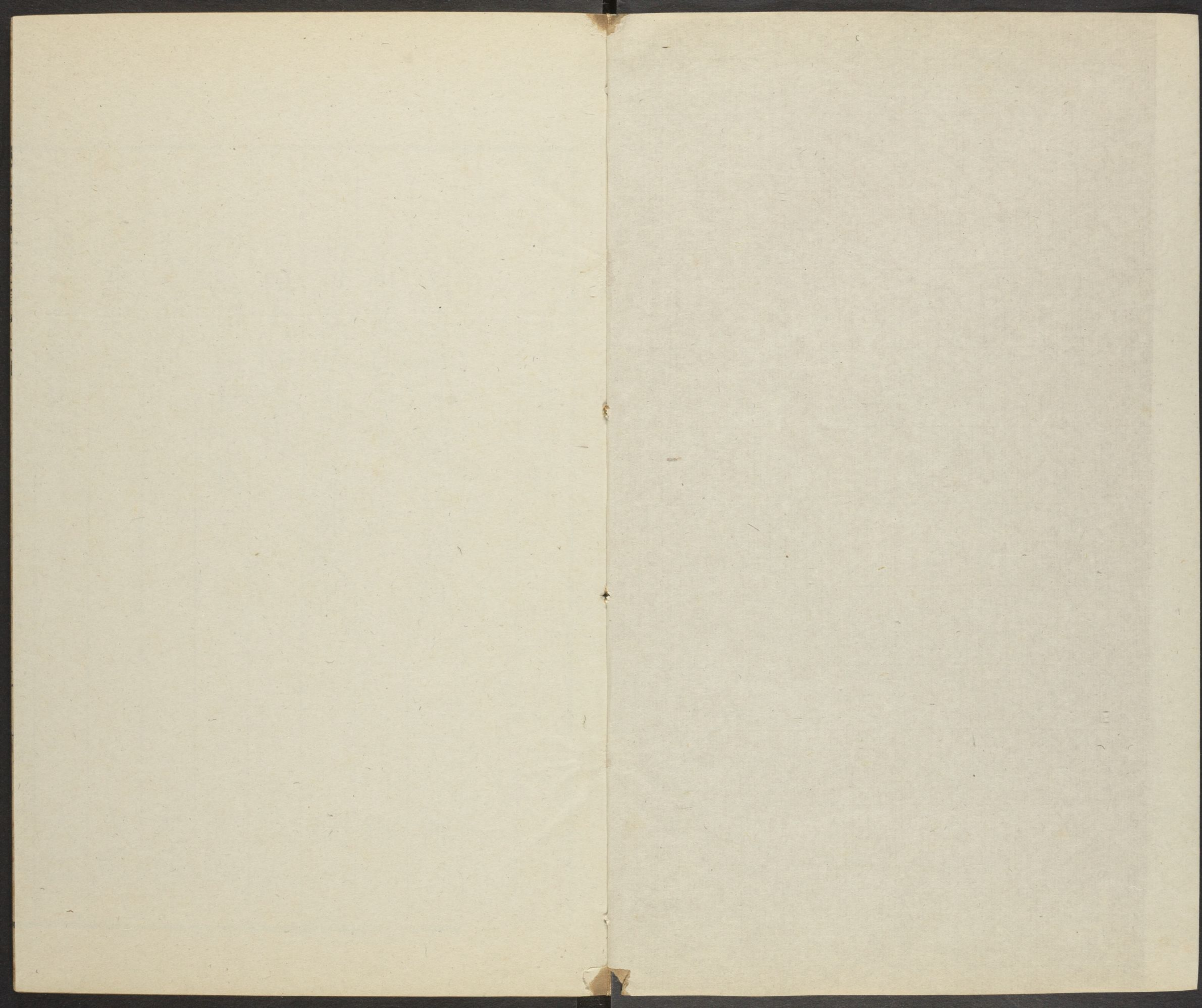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七



文編卷之五十七目錄

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

永州龍興寺東立記

柳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歐

明因大師塔記

歐

彭州圓覺禪院記

老蘇

大悲閣記

大蘇

大悲閣記

大蘇

勝相院經藏記

大蘇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中和勝相院記

大蘇

清風閣記

大蘇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

仙都觀三門記

曾

撫州招仙觀記

王

游黃溪記

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

鈞鉞潭記

柳

鈞鉞潭西小丘記

柳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

袁家渴記

柳

石渠記

柳

石澗記

柳

小石城山記

柳

遊褒禪山記

王

菱谿石記

歐

浮槎山水記

歐

木假山記

老蘇

戕竹記

歐

伐樹記

歐

養魚記

歐

芝閣記

王

墨池記

曾

畫記

韓

石氏畫苑記

大蘇

洛陽牡丹記

歐

文編卷之五十七 記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翻題格 柳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

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

簞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

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

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頽

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
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
之竒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
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
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
論譚得奇
余謂昔之上人者晨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
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
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
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
通塞一有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

書于石

謹嚴格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叙事格

柳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
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坳伏灌莽
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
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
藜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
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
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榎柎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嘔室曲有奧趣然而至
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末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
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
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
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奧
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
書以祈後君子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題外格 歐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
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
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
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
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畝樹藝此
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
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竒贏游
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
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

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

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明因大師塔記

歐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

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其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

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其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

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論

彭州圓覺禪院記

翻案格

老蘇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_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太

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_奇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此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允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

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
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
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
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
院以成是爲記

大悲閣記

大蘇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
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
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

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
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
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
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
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
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

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
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
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
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太旃檀作菩薩像
端巖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
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
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
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籐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此翁素精於佛家之言

亦奇作

大悲閣記

譬喻格

大蘇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

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與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不能可謂好學也巴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

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口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鉢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語嘗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議論凡三層

勝相院經藏記

大蘇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貝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諸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

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眾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
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眾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蓋
自蜜及其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支

中和勝相院記

滾

反題格

大蘇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
林踐荆棘地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
肉飼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
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

此記用禪家呵祖罵佛機關

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
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
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
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

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剗其
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
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
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
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
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
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
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

說得有體，見作記不爲佛

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
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
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
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
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
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旣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
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
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脫去俗氣

清風閣記

大蘇

文慧太師應符居成都王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虀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

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意奇甚

分寧縣雲峯院記

略題格

曾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

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
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
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
蜜紙竹箭材蒿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
如此富者蕪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眎捐
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
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
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
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
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

變僞一日百千出故雖笞朴徙死交迹一不以屬心
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
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
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
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
客之盧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鍾
磬之細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
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
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
能獨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

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常
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
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
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求求與是院俱傳可
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
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短格

王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
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
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

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
旣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記

仙都觀三門記

曾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
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
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
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
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

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
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
其墜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
旱所不能災予嘗視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
徒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耶
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
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輩相其室
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
之既成請予記予與齊輩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
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
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輩之取予文豈不
得所欲也夫豈以余言爲厲已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王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
得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
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
言州出材力因廢其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
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
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
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

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游黃溪記

柳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未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竒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

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
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
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
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
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伐茅茷窮山之高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
之下其高下之勢岌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
蹙累積莫得遯隱縈清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
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
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鈷鉞潭記

柳

鈷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巔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滾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鉞潭西小丘記

柳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鉞潭西二十五步當瀟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嫗蹇負土而出爭爲竒壯者殆不可數其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能罷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鄩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諱而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一

袁家渴記

柳

冒頭由舟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鉤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麗竒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山~~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此段似子虛賦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

樹多楓拂石楠榎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今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蔕眾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柳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
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
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
州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
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
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謂胡床十八
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
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出渴而來
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
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柳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僞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遊褒禪山記

王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塋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滂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不見。愈竒有息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而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竒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其記

菱谿石記

配東園亭記

入細格

歐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零碎碎作文歐公獨長

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潰為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

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

行密有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

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

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

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

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

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

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

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

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

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

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

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

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委曲幽妙

浮槎山水記

相形格

歐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
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

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
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
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
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
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
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
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
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旣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
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其乃考

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
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
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
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
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
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
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
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
與勢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馱於耳目又知山林之
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

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
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
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
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
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敘得
奇

木假山記

累棋格

老蘇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
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
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
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

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疆之
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
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
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
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
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
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
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

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
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
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前段言三峯之幸後段言三峯之可敬

此篇稍類
歐公常作

栽竹記

叙事格

歐

洛最多竹樊圃碁錯包籜持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
坐安侯利寧肯爲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
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
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
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栽且

椽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
急病服工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
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問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
古者伐山林納材蒿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
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
入委壘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園之侈縣官材用顧
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
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
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誅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
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木

伐樹記

生意格

歐

署之東園久第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爲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
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材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人曳薪過堂下
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
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
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巧妙

之
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

養魚記

含意格

歐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
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
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鋪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
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
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
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
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益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芝閣記

廣題格

王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徠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徃徃求焉而芝出於

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巖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或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墨池記

推類格

曾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
之上有地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任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
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
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
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
者耶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
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
輦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
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學者耶
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
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何哉

畫記

韓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
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
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噐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其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嘔者、嗅
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冑之屬、餅、盃、筮、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

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藜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石氏畫苑記

輕題格

大蘇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歛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略云爾
不做題目與寶繪堂記意同

洛陽牡丹記

歐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

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
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
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
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
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
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
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
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
周所有之士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
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轉又况天地之和氣宜遍被

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又轉與和者有常之
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
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并而不相和入故
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
與夫癭木臃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
病則均洛陽城圓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
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
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
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
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

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瘦木臃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者亦未必特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中間論洛陽一段是小題發大議論

